

辽博特展聚焦文物里的“微笑” 八千年笑意贯古今

▼“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展览现场。
(李钢 / 摄)



▲西周兽面纹轴饰（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
(辽宁省博物馆 / 供图)

近期，辽宁省博物馆“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特展人气火热。观众徜徉于展厅，目光追随着文物上或欢快、或恬淡的笑意，聆听跨越 8000 年的文明絮语。

作为辽博年度重磅特展，此次展览精选全国 38 家文博机构的 300 余件珍贵文物，以“微笑”这一独特视角，阐释中华民族向善、豁达、包容、乐观的精神底色。

展览以贯穿古今的“笑意”为脉络，循着生命本源、人间烟火、精神哲思、文明交融、时代传承的递进逻辑，设置五大主题单元，带观众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溯源文明伊始，先民们将对生命繁衍的希望、对天地的尊崇，捏进陶土、刻入玉石，凝聚成华夏大地上最初的笑意。“生息”单元作为展览开篇，呈现了从新石器时代到商周时期的珍贵文物。内蒙古自治区林西县兴隆洼文化遗址出土的石雕女神像，距今约 8000 年，造型简约，胸部微隆，腹部外鼓，表现出孕育生命的体态特征，承载着先民对族群繁衍、土地丰产的祈愿。仰韶文化红陶人头像面部圆润，眉骨微微隆起，以镂空小圆孔表现双眼，鼻梁挺拔，嘴唇微启，神态温婉动人。眼睛两个点，嘴巴一道弯，河姆渡文化陶器好似 7000 年前的表情包，以极简的刻线勾勒出可爱的笑脸。良渚文化神人兽面纹玉半圆形饰、商代镂空人面形青铜钺、西周兽面纹车马器等，将敬畏天地、恪守礼制的庄重内敛之笑凝于方寸之间，体现了敬天法祖的精神内涵。

褪去庙堂威严，市井烟火中的欢笑，最是抚慰人心。“市井”单元展示汉代至唐宋的民间器物，生动体现了古人平凡日常的喜乐。东汉绿釉陶狗双目圆睁、憨态可掬，守护着家宅安宁。陶俳优俑、乐舞俑眉目舒展、身姿灵动，再现了古代市井演艺的欢快热闹。褐绿釉陶磨房造型逼真，映照出仓廩丰实、安居乐业的民生图景，体现了中国人勤劳朴实、知足常乐的性格。

历经世事沉淀，笑容中多了一份通透与释然。“达观”单元展示历

代文人书画、佛教造像等，解读豁达圆融的东方智慧。辽博馆藏元代《竹林七贤图卷》，描绘七贤散坐林间，或抚琴长啸，或举杯酣饮，眉眼间漾着自在笑意，笔墨疏朗，将魏晋名士的旷达风骨展现得淋漓尽致。甘肃省泾川县龙兴寺遗址窖藏出土的北周一隋代彩绘观音菩萨石立像垂眸含笑，温柔包容，藏着渡人安世的慈悲情怀。元代书画大家赵孟頫行书《心经册》字字清隽圆融，尽显安然自洽的心境。清代缙丝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图轴以宫廷画家冷枚同名画作为稿本织造，融合精湛缙丝技法与传统文人画意境，还原了古人春日园林雅集、诗酒欢聚的风雅场景。

跨越山海而相遇，微笑是不同文明互通的语言。“融通”单元聚焦丝绸之路的文明交融，展出的胡人献宝俑、波斯玻璃瓶、鎏金莲凤纹盖琉璃瓶等珍贵文物，见证了丝绸之路上商贸繁荣、乐舞欢腾的盛况，彰显了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格局。内蒙古博物院藏元代胡人献宝俑由 4 尊英武的胡人武士铜像组成，每人托举一件宝物，神情自信昂扬。辽宁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博物馆收藏的辽代鎏金莲凤纹盖琉璃瓶，将西方琉璃工艺与中国吉祥纹饰巧妙融合，美得精巧又和谐。

文脉绵延不息，笑意串联古今。展览尾声的“绵延”单元展示现当代艺术作品，搭建起古今精神对话的桥梁。黄胄画作《民族大团结》中各族群众笑逐颜开、载歌载舞，尽显蓬勃气象。吴凡版画《蒲公英》定格了孩童天真烂漫的笑脸，寄托着对和平美好生活的期盼。

“从史前先民到新时代百姓，对美和幸福、安宁的追求从未改变。”辽宁省博物馆展览策划部主任刘楹说，本次特展以小视角解码大文明，旨在引导观众跳出器物鉴赏的单一维度，透过文物中传承千年的笑意，触摸中华民族柔软且坚韧的精神内核，感受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活力。

据悉，展览将持续至 10 月 22 日。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鲍尔吉·原野是一位难以被简单归类的散文家，与歌手腾格尔、画家朝戈并称“草原三剑客”的他，从 1981 年开始发表作品至今，已出版 90 多部作品集。8 年前我开始接触他的作品，当时是从阅读他的散文开始的。2018 年，他的散文集《流水似的走马》荣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授奖辞称其“将茫茫草原化为灵魂的前世今生”。然而，若仅以“草原作家”的标签来框定他，便错失了他散文世界中更为丰饶的风景。鲍尔吉·原野的散文，恰如草原清晨草叶上的一颗露珠——晶莹剔透，却映照出整个天地的辽阔与深邃。

朴素之美

鲍尔吉·原野散文最鲜明的特质，是一种“隐于朴素的大美”。有评论家精辟地指出，他的散文世界“告别了词藻的魅惑，也远离着技巧的装饰，甚至放弃了常见的经典开发和讨巧的知识援引，它只是将生活的原生情境和生命的寻常形态展示给你”。这种朴素绝非贫乏，而是一种返璞归真的境界。

他的散文是“短小、明快和温情的”，既有“对自然界万事万物的速写，也有对人间大小事务的思辨”。读他的文字，常让人想起老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名言。那些看似平淡的篇章，却“足以让你体验到性情的愉悦和精神的豁然，体验到艺术欣赏的如饮琼浆和如沐春风”。

更值得注意的是他散文中独特的幽默品质。不同于常见的插科打诨，鲍尔吉·原野的幽默“呈现出亲切、机俏、含蓄的特点”。无论是写一只叫“王三”的鸟，还是记录草原上垛干草的劳动场景，他总能以轻松的调子写出生活的本真。这种幽默“有足够的力量吸引我们沉浸其中，微笑着面对尘世悲喜和人生得失”——它不是逃避，而是一种更深沉的面对。

万物有灵

如果说朴素与幽默是鲍尔吉·原野散文的风格底色，那么“万物有灵”的自然观则是其精神内核。他的散文中，大自然从来不是背景板，而是真正的主角。

读他的作品，能感受到一种“露水般晶莹的质感”。无论是《草木山河》中的一草一木，还是《掌心化雪》里的一片雪花，在他的笔下都获得了生命。他写麻雀飞进楼道迷路，为帮它脱身，“从三楼开始撒小米到二楼”；麻雀飞走后，他又“把小米沿着屋檐撒了一溜儿”，说是“给麻雀搞一些明天的早茶”。这样的细节，若非心底存着对万物深切的悲悯，断然写不出来。

评论界称他“如同法布尔的细致耐心，甚至如达尔文般堪称博物学家”。但他与科学观察者不同之处在于，他把自己“看作它们的伙伴朋友，与它们同喜同悲”。蒙古族传统的生态智慧深深浸润着他的创作——他认为“污染河水、毁伤草木是罪孽”。这种敬畏生命的意识，使他的散文超越了单纯的自然人书写，而成为一种生态伦理的诗性表达。

近年来，他更是创作了《万物笔迹》等书信体散文，让“喜鹊、灰尘、马镫、麦穗鱼、羊羔、马头琴”纷纷提笔写信。这种“在拟人化的絮语中构建起万物有灵的叙事宇宙”的写法，将他的自然观推向了新的高度。

诗性语言

作为一名作家，鲍尔吉·原野“将汉语的美学发挥到了极致”。他有一句著名的话：“语言！除了语言，作家一无所有，当你用优美、准确、生动、幽默的语言与读者交流时，你才获得文学人活下去的理由。”

单看他给文章起的题目，就能领略其语言之美：《河流没有影子》《群星的呼喊》《月亮从来就没穿过衣裳》《谁在夜空中写字》《夜空栽满闪电的树林》——每一句都是一首诗。他“善于运用多重修辞手法，特别是比喻、拟人等手法令其文本充满诗意和童话色彩”。比如他写：“天上的花卉见到哪个地方好，就飘下来待一夏天。”这样的句子，既有孩童般的天真，又有诗人般的灵性。

他的语言“不尚雕琢，不事斧凿，一任笔墨做自然复自由的流淌”，却“让人感到平淡之中寓深味，随意里边含功力”。这种举重若轻的语言功夫，使他笔下的草原既真实可触，又充满诗意——那不仅是一片地理上的草原，更是一个用汉语重新建构的精神故乡。

精神原乡

鲍尔吉·原野的散文最终无法绕开“草原”二字。值得注意的是，他笔下的草原并非田园牧歌式的浪漫想象。《流水似的走马》“写出了原始、朴素、谦恭、厚道所经历的悲喜交加和生活的艰难”。他“以在场的写作让草原和草原上的生活变得完整起来”——既有骏马奔腾的壮美，也有垛干草时的汗水和辛劳。

他曾在获奖感言中动情地说，在牧区采访时“被牧民们的善良、诚实和单纯打动，觉得搜集素材很可耻，索性扔掉采访本，跟他们同呼吸，共命运”。

鲍尔吉·原野的散文，是露珠，映照着整个草原；是盐粒，凝结着大地的味道；是流水似的走马，轻盈而有力地在文学的草原上奔驰。在喧嚣的时代里，他的文字如一脉清泉，提醒我们：山河还在，温柔还在，那些值得我们珍视的东西，从来都没有消失。而他本人，正如他笔下那个在旷野星空下倾听万物歌唱的赤子，用朴素而深邃的文字，为散文开辟了一片独一无二的风景。

(马小江)